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

序類

送蔣君誠之登第後歸覲詩序

聖天子臨御二十有三年于此矣道化益洽人文益著是科所取進士凡與弟同升者最多涂君邦祥邦士出番禺陳君宗之亮之出上元石君邦彥邦彥出蒙城而蔣君誠之敬之則出全州前此未之嘗有也嗚呼盛哉予於四氏兄弟皆稔其名而誠之敬之則相知尤稔蓋敬之以童子發解起自遠方隱然名動京邑今大司成瓊臺丘公少司成補菴費公一見則

以遠大期之子曩在窮鄉方執筆學舉子業幸一識其面而不可得歲甲辰入大學忝與之同遊二公之門接其論議低首畏服信乎其不可及詢其淵源所漸則敬之早失所怙其學業有成實其伯兄誠之自相師友所致也今茲進與天下之士角其所長連枝競爽俱取上第如摘頷髭如拾地芥如寓物于人而持券取之盖非偶然而得者豈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欝積者始於蔣氏乎發之歟何其兄弟之皆賢也頃敬之以選入讀秘書而誠之適在放歸省覲之數際慶慈萱光耀鄉梓誠之計得矣而子與

敬之未能無離群之感敬之乃徵諸同年能言者作
詩以道其行而屬予序之予嘗怪李絳謂同年乃四
海九州之人登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竊意當絳之
時方虞黨禍特有激而云耳若今之同年有兄弟手
足之誼所謂至于子孫猶世講之者固不可以無情
處之也況予與誠之兄弟稔交於數年之間又非登
科而後相識者其於離合之際能忘情乎故因誠之
之行竊有一言以為告焉古之論者為士方取以文
辭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儕於事業隱然為國名臣
盖言進士之重而欲登是科者知其重而不自輕也

夫苟知其重而不自負則同道有益同心共濟勉為國之名臣凡吾同榜之上皆不容以少讓而況於連枝競爽如吾誠之者乎誠之顧此不當安安而居遲遲之而來矣敬之笑而頷之若有契於心者因強予書之繫以詩王成化丁未夏五月望日

送劉廷仲還高安序

玉不琢無以成其器人不學無以成其材何也聲色之樂易以移人之心也貨利之殖易以昏人之智也而非學則所以克己者無其要所以進德者無其待見君子之薦小人之進欲顯於當時而聞於

世也難矣矧生於素封之家安於豢養之習湛於燕戀無求而不得者尤不可不勤於學乎歲乙巳予識劉君丘仲于太學見其生質之淳美言動之安詳而心異之蓋劉氏富甲一州在他人鮮不移于僻者丘仲則布衣蔬食常與寒畯伍平居坐一室左圖右書親師取友顓顓焉惟儒業是習丘仲其知致力于學者歟能守而不移則其材可以大成將必顯于時聞于後而劉氏之族將益盛也戊申之夏丘仲既注選于銓曹將告于鄉袞亞卿陳公而歸公以予給丘仲者來徵予言贈之予之所以贈丘仲者舍學何以哉

蓋理欲之幾非至健者不能決而人之常情則進
勤始而怠終自子夏聖門之高弟也然入聞夫子之
道而樂出見紛華盛麗而悦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況
其下乎嗚呼丘仲子今兹之歸必沉潜於詩書優游
於禮義其守確乎而不易其業充乎而愈修則異時
所立固不可量譬之和氏之璞既琢而成自可以直
連城之價豈終屈于三刖而已耶

送虞安甫遊南雍序

在昔之金以百鍊為貴[illegible]之玉以三獻為美金為
[illegible]而不即成[illegible]精也玉為美矣而不[illegible]

[illegible]道之以總其實也惟人亦然其進愈滯其守愈[illegible]則業之精者將益精而行之成者將益成矣君子之所以勉乎在己而順乎在天者不以是乎金壇虞君安甫世以貲豪于鄉而能攻苦食淡與寒畯伍為弟子員名聲籍甚有司較藝推為先登可謂業之精而行之成者也及乎屢進屢屈不用寃傷而安甫夷然自勵未嘗意懟非守之堅者歟歲戊申安甫齎貢函來南宮試于太庭遂占高等將復卒業南雍以期遠到介其友中書舍人儆君世資求予贈言予嘉安甫之志未能舞也試以已然之事為安甫示高[illegible]皆從

孫弘嘗舉賢良以不中選退歸矣其後再徵射策遂為第一兒寬貧時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矣其後卒為名臣之二人者始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而安其終則有非等夷所可及者焉亦惟天久而定也學如安甫行如安甫又能篤其志而不懈焉其有得於天者乎況太學賢士所關明師良友模範具在安甫往遊焉所謂磨礱去圭角浸灌著光精皆無待外求而自足之也與時貢之於九牧償之以連城可以質諸天而無疑安甫尚勉之哉

送國博張先生展省南還序

今制官于京者滿十稔聽歸展墓亦惟體人子之私教以孝而勸之忠耳故凡致桑梓悲風木者及其期輙不以請固有先期而欲之特拘於法而未能者矣否則是死其親而其所以事君也可知矧職係師儒將教人學為忠與孝哉太學博士簡菴葉先生未嘗一日不以先墓為念今年秋適及其期即具疏上請詔可之仍賜寶楮若干為道里費鄉之士大夫萃為先生榮且欲速其來也黃門季君本清乃徵予文以為贈予念在太學時先生以先伯父敏菴同舉于鄉之故遇予特厚予時頗有志經史學為文辭先生

輙喜動顏面則先生於予不可不謂之知已也今茲之贈予安敢以不文為辭哉夫人能不忝其親然後能不忘其親若先生之於親可謂不忝者矣蓋先生早發科第經明行飭初教齊河齊士鮮知問學耳不聞鹿鳴之歌者已再世矣前此主師席者付之時命積歲待左獨先生不然至則擇子弟員之可進者集齋舍教之如其家之子弟然滿考舉于鄉者三人果出所教以是課最擢掌教松江未幾以憂去服闋改順天至今二學之士咸曰是善教我及其官太學也甘守螢鹽齏之淡而人愈賢之是豈忝於親者之所

明故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邊公神道碑銘

嘉靖甲申之夏南京刑部尚書邊公用薦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公趨命北上入舟而病未幾過家遂以訃聞詔有司諭祭營塋皆如制前塋公弟中允汝明及其子太學生偁奉禮部侍郎李君宗易所爲狀屬予爲銘将刻諸墓道焉按狀公諱憲字汝成别號桂巖世家河間之任丘曾祖諱從初以從

太宗文皇帝靖難授百户祖諱永以正統乙丑進士

歷戶部郎中後俱以子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諱鏞累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母徐氏封恭淑人公之生侍郎公有異夢因以命名甫十歲能爲韻語書過目輒成誦既長與於少傅邃菴楊公與太宰喬公希大司馬金公舜舉爲同門尉有文譽楊公以遠大期成化癸卯舉于鄉明年遂登進士授青州府推官時甫弱冠人皆以少易公公發奸擿伏乃如老吏郡中無不畏服公者青濟海溢壞民田廬將及城公亦築隄障之城中人恃以無恐值歲饑議賑撫按以其事檄公公計口給食處之有法所全活者甚衆

茍無魏相在朝張主而護調之其事必寢其功必毀况今之爲令其委任權力之不同百十于此者乎今天子聖明冢宰上公二三大臣皆奉承休德留意令長考績幽明之典必公必審有忠愛民者可以自效固無顧惜依違之患矣而文博在鄞且有鏡川公在當塗爲知已凡民事之善否民情之利病公皆得而知之察之茍能勞心撫字如楊元宗挺身爲民如何易于視民如傷如程伯淳未必有積薪之憂望塵之歎也文博其勉盡厥心以無負公之望也哉

送嘉興令黃君文敎序

歲三月吏部集選人之久次試之授郡倅州守縣正有差於是鄉進士黄君文敷拜嘉興令鄉友曾烋宮贊夫謁予文贈其行為予言黄世望泰和其先宋太史廷堅先生嘗自國子教授出知泰和縣事有遺愛在民民立廟以祀至于今不廢今文敷積學勵行無忝世德然試於春官屢屈屢進茲以母老急於祿養遂得縣以去知者惜文敷非百里才而實為嘉人喜也予聞而有感焉當宋之時太史以文章孝友名一世而屈於下僚未究其用若章惇蔡京趙挺之流乃竊據高位顯售其奸如先生者皆置之惡地中以危

法自常人視之必以屈伸榮辱為取舍然三人者蠹國殃民當時欲食其肉後世惡聞其名而太史則能以儒術飾吏事所居而民便之既去而民思之百世之下聞者猶欣慕而愛樂之以此易彼得失較然可知文數能法太史志于愛民尚奚擇於位之大小哉然文數亦知太史之所以得民者乎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此為政不易之道觀民者之先務也史稱太史為縣以平易治時課頒塩莢諸縣爭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此文數所守法也蓋一縣之政莫大乎賦役訟獄平易者均之必恤其貧理

之必求其情則民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將
有增貲試冥咸年從役與夫以受杖為恥者矣否則
事催科專擊斷而民不聊生捕海蚍見乳虎寧甘心
焉況望其悅服乎嘉興為東南大邑誌稱版圖之廣
他邑不治民誘於利諜訴為多夫版圖富則賦役難
均諜訴多則訟獄難理以文數之賢而往治之信無
難者朕亦不可不慎其事也文數終圖之嘉興之民
他日思文數安知不若尔邑之思太史執

送太平府通守黃秉淵序

國朝選用之法非一途凡以通滯積順人情使之理

任鬼神以取昔人之譏庶乎其職之稱又酌而謂之曰君子居其位而思守其分故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懼至失已也君其致審於事上接下之間毋苟媮以取容毋苟得以納侮惟分之圖守以終其身又酌而謂之曰於古之有鄉梓必敬里門必趨雖貴富不加於父兄宗族君出於四窮之家恭慎謙抑黜膏梁袴殺之習蓋況酣禮義之教久矣其毋侈毋傲以變其初君曰諾其何敢以規為贖不然有如此酒於是鄉之人知君必能稱其職保其位也又益為之喜相與書子言以為歸裝之贈

送南昌教諭張朝用詩序

京口張君朝用以學問著聞于鄉家故窮餒勤奉養樂朝夕以裕其父母補郡博士弟子員治經為文雅有思致同輩皆推遜以為莫及歲癸卯領應天鄉薦試春官不利者再矣不以罪有司而益致力於學今年就試復屈置乙榜朝用欣然樂之曰吾二親老矣敢擇祿而仕以貽不孝之譏於是得為南昌縣學教諭太史靳君充道及予宗兄平父壽朝用之志有成而又不能無離群之思也約縉紳賦詩以贈之屬予為序其意惟儒師地冷祿薄無權勢挪赫之榮然濟

書米塩亦邈乎不及又非抱關擊柝者之汚賤可得而擬故爲貧而仕莫宜於此然其職在於立師道育人材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能稱是職者蓋亦難矣頗怪今之士大夫日志於尊榮富侈非顯爵厚祿不足以滿其願職之稱否不計也故挾才負氣者視儒官若將浼焉一有爲例所拘則恣嗟懟恚如不能生其知友邑里亦皆惜之不以賀而以嘻噫師儒果何負於人而人厭之若是耶今朝用領薦久矣能以二親爲念樂就玆職其所養不有過於人哉且古之君子居其官則必安其位安其位然後能盡其職以今日之

所養占畢日之所成朝用之於職吾知其無所負矣予將何以為朝用告哉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皆言學之不可以自足也朝用能益充其學益勵其行所以教乎人者必皆躬行心得之餘而不徒事乎佔畢鉛槧之末如鐘之叩而大小畢應如金之鑄而模範不差則師道以尊人材以盛况南昌為詩書禮義之邑士知務學而俗尚淳厚教育者苟盡其心有不能舉其職者乎若夫循資苟祿其為貧自諉是乃庸衆人所為固非贈言者之所望於朝用也

逯遊請興詩序

遊之有益于人也大矣太史公年二十則南遊江淮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故其文雄瞻雅健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號有良史材後世若康節先生亦嘗踰河汾涉淮泗周遊齊魯宋鄭之墟今觀經世一書天地萬物之理內聖外王之道深造曲暢包括無遺未必非尚友四方之助也道德本也文章末也二子之所就雖本末不同而遊之有益於人則一也若拘拘翦翦自分老于一畝之宫環堵之室曰吾將不出戶而知天下何以遊為是猶埳穴之蛙其始也不免

貽坐井觀天之譏而其終也不能無望洋向若之歎
矣吾友新會黃君希顔早以弧矢為志發軔名場以
魁百越之士掉鞅文苑固以友四方之賢而遂遊之
志不懈豈非有意於前世之芳躅乎今將遊于吳吳
在漢已為東南一大都會枚乘所謂東山之府海陵
之倉潮汐之地長洲之苑皆當時可遊處也而況今
日吳中之盛倍十漢時物產人材皆稱雄於天下黃
君茲遊其為益也必多矣登名山則其巍然而高者
與節謀汎重湖則其汪然而虛者與量謀訪古之人
遺跡則其竦然其可敬者與心謀道德之加脩文章

之愈工吾固於黄君有深望也厚黄君者皆有詩[illegible]

而予最故故為序

兩京壯遊詩序

予間歸自史局日既晡矣忽新喻傅君曰會適予示以兩京壯遊詩欲為之序予辭不獲則詢所以徵詩者何君曰里有錢氏者食指近萬為豪族錢氏之彥有曰襄字宣誥者予女兄之夫也宣誥幼警異弱冠仰辟于公為萬石長凡税輸也必公卿長老賢之嘗以王事一再至金陵頃復以予輩久寓京師比其較來叙舊好今將歸矣予壯其嘗遊兩京此詩之為作

也予聞言不能無疑曰兩京者皇明先後所都居中制外以一統萬龍蟠虎踞之勝石城湯池之險紫宮華闕之麗鑾臺鳳閣之嚴文臣武將之多通闤帶闠之盛敖倉武庫之富聲明文物於此焉萃禮樂政教於此焉出其壯固矣然而環處四維者心嚮欲遊皆可至也則凡乘堅驅良者皆可謂之壯遊矣乎宣諮之遊而君輒謂之壯豈宣諮固有異於人乎君曰然宣諮非徒乘堅驅良以為遊者也欲殫見洽聞以充其未大也蓋昔之好遊者莫如司馬子長子長嘗登廬山觀禹跡九河遠北過觀蒙

恬所築長城過魯觀大子廟堂車服適楚觀春申君城池宮室適大梁觀所謂夷門適長沙觀屈原所沉淵如淮陰觀韓信母塚適豐沛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其於遺墟故蹟無不得之目而藏之中其遊壯也今宣詰兩京之遊亦嘗網羅名勝以充其未大有志於子長之遊者也先生奚疑焉予曰如君言宣詰之遊亦壯矣君退予遂次第所言以為序君不予鄙曰是亦宣詰壯遊之所得也

贈曹庠少博禹孔明分祿養親序

孝莫大如養志自叔季以還民無恒産士君子欲養

其親者非祿仕無以為榮而親之於子鮮不以是望
之故必汲汲焉從事於學內之檢身飭行外之種藝
績文於以致祿而崇養然後可以為孝至於祿之得
不得養之逮不逮則係於天非人力所可必也惟積
善之家天恒祐之則祿必得其養能逮者或綿歷累
葉而不衰是不亦尤為可貴也哉高世為閩鉅姓在
前元則孔明之從高祖德夫以至正丁巳領鄉解入
國朝則孔明之高祖善夫主教龍溪從曾祖景材以
洪武乙丑進士丞南康曾祖景陽以鄉貢預脩永樂
大典祖旭以宣德癸丑進士為黃門終江西僉憲祿

仕累世為一方衣冠之望至孔明之父約齋先生始
家食不仕然經明行飭鄉邦重之諸子皆授之經蘄
以紹述世美孔明其主器也奇儻博雅尤以繼志為
務既而累試不利乃隨貲雋貢俯就今職居常節縮
百費以其贏歸佐奉養之資成化丁未夏會
天子
聖母皇太后尊號推恩海內內外臣工分祿養者聽
孔明喜動顏面亟援例請與所司大夫士榮孔明者
發於詩歌以賀之子外父東軒濮公掌教曹庠與孔
明有同寅之雅助喜尤深因走書京師命為之序夫

高氏以詩書相承代不乏材致位中外享有祿食天道與善之公蓋信然矣然賢如約齋隱而不仕學如孔明仕而不顯何也此蓋天之未定也今約齋之年鼎盛而孔明之祿方崇雖都三族食五鼎者或不能及則天之所以與孔明父子者固在此其他又何足言耶抑分祿之舉在尊富者行之則寬然而有餘孔明地寒祿薄乃能甘虀塩朝暮之供盡菽水歡飲之懽所謂養不必豐要於孝不其然乎雖然為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次能養矣舜為聖人始可謂之尊親曾子為賢人始可謂之弗辱孔明可謂能養

者矣然其心未可以自足也由此上法聖賢以脩其身必使心術之微言行之著皆足以範當時昭後世而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至於褻且弃焉然後為能顯其親而無愧於孝矣孔明勉之勿怠

送伯父兵部副郎君歸覲序

聖天子在位二紀孝德益隆不替乃者念聖母皇太后之號弗稱厥功詔有司飭具議上徽號曰聖慈仁孝以四月十有九日率群臣奏冊寶獻諸東內群臣竊相慶謂虞舜文王之盛美復見於今日矣既而翔鷄樹竿隆鳳宣詔則錫類之恩被及海內

凡近臣有父若母未及貤封之期者皆特給誥勑逮其父若母六年欲歸省者聽嗚呼仁哉時伯父自主事擢副郎者始半載祖母太安人周遂加封為太宜人錫誥及先祖樂菴公亦進贈如伯父今官家君五峰家母余又以宏貴推封脩撰安人咸謂吾門被寵老咸然太宜人年益高副郎君自拜官迨今違慈侍者實六易寒燠拜嘉之餘瞻雲益切於是遂援例以請得請喜甚治裝將歸忽

龍馭上賓號弓未暇因滯於行久之會

嗣天子視朝始獲陛辭就道蓋十月既望矣惟時草

木節觧清風飛霙驪駒在門餞者畢至酒三行客有稔交者起而賀曰樂矣哉君之歸也而孝道備焉昔李子佩印于洛陽相如結駟於成都榮矣而孝以悦其親者未聞老萊戲舞乎斑斕潘岳駢羅乎絲竹孝矣而榮以顯其親者未遂非至樂也古人勿論惟溫詔之頒進封者有矣或限於年不得一光乎桑梓歸覲者有矣或仍其爵不得再慶於椿萱非至樂也今兼而有之惟君太夫人童顏鶴髮恩典加隆而君褒衣危冠拜慶堂下二美備矣况棣萼在庭友于之情怡怡蘭玉在堦秀發之聲赫赫茲樂也其可既乎雖

然古人論悅親者歸于獲上而治民論顯親者歸於立身而行道求忠於孝朝廷之典也移孝為忠臣子之職也君之歸而復来其接淅乎若流連其丘其水之間漁樵之與侶鷗鷺之與親遂以溫凊之奉滫瀡之供為孝之大是豈前日

聖天子覃恩之意哉君不其然副郎君曰是吾心也從子宏遂請書其言納之裝以為送行序

壽任翁廷玉七十序

任世為滫鉅姓洪武初以高貲實南都永樂間以邑徙拜北都受壓于城之東南隅廷玉其翁蓋任之彥也

自幼以勤儉自勵家益饒遂甲閭右因入貲有冠服平居敦禮節恥習驕侈時往來江湖寄跡商賈間翛然自適尤好慕賢士如恐不及公卿至其家廷玉出法書名畫相與玩賞竟日乃去然未嘗資其勢也以是館閣而下諸縉紳皆樂與之交凡有所往必為詩以華之其為人可稱道者大率類此今壽已七十矣三月乙巳寔其初度之日予輩謀所以賀之者皆謂翁無他好所好者翰墨而已乃各以詩詞贈之而屬予為序予自登第後識翁遂與翁數數往還翁年雖高而進退揖讓未嘗苟簡閒騎而過我攎鞍上下甚

矍鑠如年五十許人予知其壽未艾也况富而好德積而能散是皆壽之本乎禮七十曰老而傳謂傳其家事於子也翁之子頂亦朴茂謙慎善治産業自今一以家累付之優游餘年頤養天和其壽之益高可必矣予以爲翁之生當國初盛時所稟既已淳固自壯而老又遭遇亨嘉之運無事變以嬰其心故能爲福履所綏享有素封之樂今幸
明天子在上歛福錫民必欲躋天下於仁壽之域翁以年高居至近之地沐至切之化貳膳常珍可以自況而無求於外由是而耄而期以爲太平之瑞於他

日蓋理所必至也故既以賀且祝之云

悼貞詩序

金壇毆節婦沒有年矣其孫敏以今年始登進士第亟叩諸縉紳求為詩歌以悼之久之得若干篇彙成一帙奉以請予序取而讀之因詢其生平行實敏具以對曰吾祖母姓馮氏出同邑東洮望族年二十有二歸吾祖溪山處士甫四年而寡時吾父在襁褓而朞功之親皆以分異家計蕭然俯仰無足恃者所親咸諷其改啚祖母以死自誓因髽其房奩易産業為經久計持身撫孤辛苦萬狀幾四十餘年而殁殁之

曰吾父巳先逝七月有竒幾無以為葢此其可悼者也又曰敏聞諸令甲凡節婦得表諸門以勸閭右紀諸史以垂將來方吾祖母之未殁也鄉人欲上其事於有司以旌異之祖母不許曰婦人不事二夫分耳以是事竟寢敏懼其遺德將日就湮没無聞於後此悼貞之詩所由作也嗟夫詩以美人倫厚風化而夫婦實人倫之大風化之原所繫為甚亟若叚婦之貞節誠無愧於大倫而其所遭又有厭人情之所不能堪者則其哀悼之形於詩固是以為風化萬一之助豈但若薤露蒿里之歌取於哀死生相弔而已哉

即是而觀其詩之行遠傳后必矣又何俟於序耶然
敏之請於義不可辭又竊念其姜守義之事不見於
他日特序詩者以栢舟為其自誓之辭於是後世言
節婦者必自姜則序亦不為無助遂書此於詩之首
簡俟後之觀者有考焉

畫梅序

江南多梅不特羅浮庾嶺為然凡籬垣巖圃山巔水
涯往往有之冬月花盛開時出行郊野間清氣渟渟
暗香徐來令人翛然有出塵之想其橫斜疎瘦老枝
奇怪者精神意趣尤可玩賞然而其性不遷喻雅以

北無有也自予去鄉非不見此者久矣以為誠得工於畫者寫其風景置之屏障庶幾朝夕賞玩以忘俗慮而清煩襟豈非一快事哉頃者陳君天章手持畫梅一卷來乞予文為序曰此予宗千兵文振所畫學士山涯李公為題其卷端曰江南風景者也予展玩數四心悅神怡已若索笑於梨雲之下竊雖不知主名而精神意趣蓋庶幾得梅之韻與格者矣然梅之為物以其充鼎和故自負調爕者愛之以其冠群芳故爭倫魁者愛之以其孤潔幽雅故騷人詞客隱逸林壑者愛之文振將家子也口膏粱而體紈綺宜其

以投石超距穿域蹴踘爲樂而乃知梅之可愛寓其意於圖繪詞翰之間是豈無所見哉夫當草木揺落之餘氷雪嚴凝之際陰正剥而未衰陽初復而尤稚此時敷榮不撓不瘁其節操之堅可知已而士處顛沛之時昏濁之世乃或偷合苟容喪其所守顴鮮有能如梅者此文振之所以有取於梅而愛之至也使文振當緩急有爲之秋大而守一城小而秉一障必能奮勇敢於矢石之下效智謀於帷幄之内不以成敗利鈍惑其心不以危疑譏謗易其節將江南草木服其威名而無愧於梅矣予之於梅亦非徒玩其風

景而已者因書其畧以役文振之請題相與勉之

故處士尹公有烈挽詩序

君子於親之終也固無所不用其誠然久則忘其德之日遠而哀之或衰則又謀為哀辭挽歌以發其潛德而泄其餘悲焉是或孝之一道也昔者文伯死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始吾有斯子也將以為賢人也今其死也朋友諸臣無有出涕者斯子也其多曠於禮矣蓋哀生於慕慕原於德曠於禮則德無可慕雖欲涕之而無從故季氏之婦於其子惜之況仁人孝子之於其親乎若夫有其德而人不知或知之而未

詩知之詳矣而無一言以發其哀慕之意此則逸民烈女之所以循志而無聞仁人孝子之所以痛心而疾首也敎諭永寧尹君時失其怙恃且周星矣然思慕之心久而不忘聞以職事走京師乃遍謁縉紳先生求爲歌辭以發其先德而泄其餘哀時亦純孝人哉蓋君之父諱昌烈者其孝友仁義之性根於天至孚於家庭著於鄉里而外美克彰君之母蕭其動儉慈惠之著洽于尊卑範于姻族

送金君惟深拜請江令

進士四明金君惟深博雅君子也識足以造謀才足

以成務介足以持己量足以包荒其拜靖江令也識者宜之曰靖民之慶或有疑焉曰惟深非百里才當使婺官臺掖謀謨廟堂令屈以銅墨處雷封是猶馳驥足於蟻壤息鵬翮於蓬蒿其澤將專而不能咸矣得無使斯人有用違其才之惜耶宏從而解之曰否君子患才不足施或不得施豈以位之輕重劇易為擇哉夫令之所係也弗輕而欲稱之者未易民腹未果令之責也民體穿空令之責也民情湮鬱令之責也是不亦重乎令之令多矣然能使通邑之民幽無寃抑者誰歟寒免懸鶉者誰歟饑不顓夭者誰歟是

不亦難乎識如惟深才如惟深能持己包羲如惟深且能不擇地而安固當肆其力充其職乎予何惜也予之所深惜者獨以合之難而別之易耳前三年予因楊君志道識惟深京師假縞紵以寄心親芝蘭而求益三人者若有夙契遂為同年誠一快事也間惟深歸覲別且歷歲予輩亟啚盍簪以資麗澤今乃復去此而官于南是則烏能無悵然者乎雖然今朝廷清明公誠開布出入之均也有恒式殿最之課也無私情苟才賢著聞入為近職也無疑然則惟深之合可計以須予輩且將為挽舟卧轍之民惜矣善

惟深者猶予意也各為詩贈之遂以予言冒之首簡

黄氏具慶堂詩序

凡天下之可願者皆可以智謀而力取至於富貴利達以為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矣或者以智力求之則家累千金位極卿相者往往於是係乎天而不可必得智不能謀力不能取者其惟具慶之樂乎君子之有志願於親者孰不願其父母之俱存庶得以盡菽水之歡備晨昏之敬然或瞻依之一無所賴或怙恃之各得其偏高堂九仞曾參有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凡以是也如天之福而所願遂焉

則桑梓生輝井竈增重養也分已之祿封也如此之
官庶可以敷撫教之恩於桑梓一矣豈非天地間之至
樂哉臨川黃君翊時有志顯揚其親者也翊時領鄉薦
登進士第無忝所生而其父入樂耕先生生母王孺人
皆康寧無恙固可賀矣歲戊申嘉平之吉孺人壽登
指使而先生之年亦且逾立洎六翊時特於王事之隙
榮歸里閈拜慶堂下服綵衣而輝煌奉板輿而遊宴
尤可賀也況翊時發軔青雲一駸駸未艾二老春秋鼎
盛好德不衰享祿養於無窮膺誥封之有待皆理所
必至也若翊時者可謂獲祿得天者矣是豈智謀而

悉戚戚講時讀其居第曰具慶以誌樂也同年有為詩歌詠其事者然以同舉于鄉又加厚焉丑辛巳之樂同於樂時也

送進士伍君孟倫歸省詩序

伍世家也代有顯人今大參公以春秋魁兩試由郎中出典州郡擢佐方岳官愈久望愈彰位將愈崇而父之母弟孟倫子朝信偕領癸卯鄉薦朝信登丁未進士第以才高選讀中秘書表表行輩間遂擢刑部主事今年孟倫復登進士第由是昆弟父子聯于一時其功名富貴殆與三槐桐木頡頏上下以[illegible]

附之曰雖要成名資才仕官者項背相望然求如伍氏之盛亦不多見且大參公自為郎中時其尊翁已封副郎母為宜人迄今二十餘年康健如一日烏帽犀冠輝映白髮遂見子孫之盛如此今孟倫釋褐之初又循例去歸其鄉得以拜慶堂下稱觴為壽其鄉人莫不嘖嘖嘆喜父以勸其子兄以誘其弟曰必如某氏而後可以為榮其樂何如哉予與孟倫朝信同舉于鄉同卒業北雍而朝信又同舉進士同遊翰林其相知頗深又識大參公于寓館得以僑子弟之敬竊觀其淵源所漸而得其槩矣忠厚坦夷有受益

之理謙恭慎靜得持滿之道此固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放者也伍氏之盛豈偶然哉始朝信與孟倫同受副郎君之教以底于成既登第縻於官守不獲歸省常往來於懷也孟倫之歸朝信喜曰是可以寓吾思矣乃合諸縉紳為詩以贈之而屬予以首簡予方以二親為念拘於限年予告之制莫之能遂望孟倫之行壓真若登仙之不可及益知為孟倫喜也於是乎書

送憲僉馬君赴任陝西序

河東馬君廷璽以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

擅雲南司主事君之治獄書動盈几閣桁楊桎梏
常在左右視諸司最劇而勢家[illegible]務請寄干謁以撓
吾法者日紛如也君以勤慎自持遇事剖決如流無
幾微見諸色其為人和易可接然然欲干以私者即
有之能以理遣不為所動以是有聲西曹大司寇而
下咸器重之頃者方岳臣循故事奉職入覲
天子申勅所司慎黜陟之典其衰老無狀者悉見罷
斥擇廉明強幹者往代其任於是臺諫郎署出補藩
臬之佐者凡數十輩君遂遷陝西按察司僉事君同
官諸君子喜君之澤將及于一方而深為陝人幸也

屬予言以贈其行陝西古爲關中內統歷郡外控三邊賜復所及不啻數千里自周歷秦漢以迄于唐率都于此於今猶爲京師之脊蓋天下形勝重地也君往持一方之憲民生之利病邊事之得失百司之賢否無所不與凡吏胥之受賕亂法將領之害軍弛備豪強之武斷蚕食者爲廉知其狀皆得以制于刑辟之中其責亦重矣然刑以輔治而用貴得其平否則寬縱者網漏於吞舟嚴刻者明察於淵魚枉直既淆良惡不白失人心而傷和氣未必不由此而始故昔人論水旱往往歸之冤抑非偶然也往歲關陝大侵

民死徙十七八或諉之天數而已當是時司牧于慈
省者亦豈能盡逭其責乎今年時和歲豐民有樂生
之慮然有司所以撫綏而安養之者尤不可忽譬猶
大病之人雖已平復而療養保全方勞經畫必攻其
淫邪攝其元氣庶幾不至於衰憊也則夫奬廉戒貪
抑強扶弱誠撫之急務焉可不致審於刑辟之用耶
君練達憲度有可為之才而又有不可奪之節於辦
此夫何難哉今
天子即位以來勵精圖治寤寢英豪比因大臣建白
凡藩臬治行顯著者皆待以不次之擢自憲僉超遷

憲使者累累有之君徒懋哉行將及君矣

素菴馬先生壽詩序

歲之四月九日素菴馬先生懸弧之旦也以其子公敏為翰林檢討日侍皇弟興王閤中有詔推恩官封如其子者蓋一年于兹矣至是適北来視公敏敏甚喜乃以所給内法之酒大官之饌稱觴為壽戲舞膝下同志之士咸嗟嘆以為榮因賦詩以詠歌之公敏復徵予言以弁其首予詢先生之年曰所歷甲子四百五十餘矣詢先生之貌曰方瞳烱烱髮垂兩眉如絲其起居飲啜雖少年有不如詢先生之履歷曰前

爵胄監出綰銅墨遭汚衊去官已三十餘稔暇日楊惲種豆之詩歌陶潛歸去之辭放懷自適怡怡如也古人論善惡之報以為久而後定辟之松柏其始或困於蓬蒿厄於牛羊其終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如先生者厄於官而豐於壽困於身而發於子孫肇端於方盛之年而膺封典於垂老之日非所謂久而後定歟且有年人之所欲也有子亦人之所欲也然非積善以獲乎天則欲矣而能遂者十不一二焉遂矣而能兼者百不一二焉先生兼而有之於天道既定之後豈非積善之深長者哉宜君子喜聞而願頌

之也今方遭遇盛時

天子篤親親之恩藩邸隆賢賢之禮其寵渥之及于

公敏而推于先生者未艾也他日修之詠歌庸詎知有不倍於今日耶

贈萬南和先生序

鉛山為州時萬之先有諱讓者嘗守茲土愛鵞湖山水之勝因家焉其後子孫治襲禮教遂為邑之鉅族予所識者其五世孫希顏甫暨南和先生皆萬氏之傑然者希顏以戎籍僑寓湖下倜儻饒智樂義好賢無修靡刻薄之習衣冠多與之交先生則希顏之群從

其材長於幹濟而能勤慎自持尚禮而畏法故里人尊其德邑人慕其名縣大夫至者率加敬禮賦稅獄訟之務多倚辦焉頃者催督金繒之稅當輸內帑先生瞿然念曰是銖寸皆出諸細民而將仰給公家者也輸者非其人則道途之遠險帑藏之艱阻為累不輕吾雖老幸而不衰是役也可終辭乎會其子廷介就試春官遂治裝偕行自始事訖竣事惟虔惟慎事用以集歸有日矣其從子仕良從戎于北以先生之年實登指使而慰撫之且迩在孟冬欲逗行李奉卮酒為壽顧征車已膏不可復稅乃詣予乞文以獻而

伸其情予曰常情急於私者多不敢於公即有之至老不倦則規避自便之不遑孰肯於垂白之年冒風露涉波濤走數千里之外而為人役哉先生能敬於公其視馬伏波效勞兵間老而益壯其賢何如而況人之壽算視精力之疲壯齒髮之盛衰以此卜之先生之壽蓋未艾也且以廷介實幹父亢宗之子今茲卒業太學銳志甲科如蠖屈而必伸鵬息而必奮馳封之典祿位之榮旦夕可冀予知先生將自此養高林泉寄傲風月於以休倦體樂餘年為鄉黨之尊必矣由前所稱則先生之來也可嘉由後所稱則先

[illegible]州推官吳德昭序

[illegible]多被邊遠或去京師萬里其疆多大山長谷

[illegible]雜其間性悍輕易怨觀吏厚薄緩急或怙或

[illegible]不幸又非其人撫治無術則依險阻結黨伐以為

我民患而我民窮困無聊者亦往往逋逃以和應之

甚者為之鄉導雖毒其井土弗恤故選用官吏不可

不慎今制吏于茲土者多以廣東人士為之自嶺北

至者鮮焉自中州至者尤鮮焉豈不以東封西境相

去伊邇土風氣候吾苟素諳謠俗習尚利害廢置吾

苟素察則吏安于上無愁居惕屢苟且歲月之患民
安于下無嗟怨反側弄兵潢池之變乎柳州民淳事
簡治阜物殷號為樂土然亦被邊郡也廣東安定吳
公德昭以鄉貢進士為郡推官自鄉邑至官下亦僅
數百里則風氣固吾所諳民俗固吾所察可以舒布
四體竭盡心力而施其澤於民矣德昭所理則刑刑
以鋤強植弱威暴安民尤不可不盡其心[illegible]乎比入
史館謝滿時兩廣守臣所上章疏太抵謂諸苗種類
初亦不多自我閩右諸豪以私威雷用小民日朘月
削無所厭足於是撥於居而便於去者往往亡入山

谷甘與苗伍歳月愈久而苗之蕒愈多患愈大矣吾以是求之豈昔之理刑者於鋤強植弱咸暴安民之說不能無所戾歟今邊陲無狗吠之警郡國有安堵之樂以是為言似非急務也然君子安不忘危亦不可不講求其故德昭尚盡心於刑以安吾民也哉德昭將之官其同邑中舍王君士衡来謁贈言且謂予吳望定安德昭二兄亦嘗登名鄉書宦遊芳郡其知賔州曰孟俅者頃以三考課最進階增禄令德昭操履淳篤宜稱厥任棠棣之碑可復見也予用是大為柳氏慶遂書所欲言者以贈之

送清源令胡君世榮序

昔子夏為莒父宰夫子告之以政不及乎他惟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予嘗誦之以為斯言乃古今之大戒非特為子夏一人而發也太史公謂周衰之時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豈夫子之言固有為而發歟今天下之人苟登仕版輙欲出入禁闥周旋臺省委之州縣以為徒勞輙戚戚不樂下車未幾即翹首企足冀得殊擢

如農夫望歲惟恐在後循良之政置而不講故民冤
弗理吏黠胥禁百里之内鮮有異政是小之為害也
而人莫知所戒亦獨何哉若胡君世榮之清源近小
之病吾知免矣世榮生長將門秩為萬户懷黃拖紫
則君有之而乃樂為儒素甘抱鉛槧遂貫綜百家之
學蓋世祿所不能限也厥後戰藝累北左次委巷開
門受徒講習不怠名以是益振卒登進士上第亦窮
途所不能屈也今出宰遠縣移家西遊無幾微見於
顏面惟職之不稱焉是惧又弊俗所不能移也凡若
此者豈見小欲速者所能哉觀人之達恒試其窮觀

人之政恒察其行世榮慶窮操行亦既卓然有立則其達而為政必不近功是狃小利是安他日寃民理而黜吏懲教化行而風俗美登名循良之傳必矣同年匡君輔之曾君復初輩皆可予言遂書以為世榮贈

送徐邦孚王資傅陳世濟為令序

人之至親者莫如父母我生我鞠以是稱之也固宜其有親非骨肉人之稱之亦曰父母云者則上而大子下而令長是以天子為天下之父母也令長為一邑之父母也天下如是其大生民如是其衆寒者欲

衣飢者欲食廢癃殘疾鰥寡孤獨者欲得其所哀非天子之責爲能人人而理之哉則必擇令長而使其邑劇其人理之各當其任而已若令長之所治疆可里計民可籍數其任小而責專也則必思艱圖易凡桑麻之利溝洫之利補助之利人緩之而吾急之布縷之征粟穀之征人急之而吾緩之夫然後吏稱其任民安其業無愧於父母之名而無負於天子之寵令也然世之令長能之者蓋亦鮮焉冒者攫民之財以足其慾暴者戕民之体以快其怠惰者視民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父母之於子恐如是乎

故敬求稱其名者必如召杜之在南陽賈彪之在新
息而後可以無愧也不然民將怨且詛焉其親愛之
能如子之於父母乎己酉仲夏天官曹選衆補職予
丁未同年稱州守者三人稱縣令者二十有三人皆
有為民父母之責而[illegible]陽孫君邦孚當詣金華之武
義臨川王君[illegible]溫州之平陽新昌陳君時濟
當詣河南之汝陽三君於同鄉愷悌之貌各稱其心
通敏之才各據其德所處之邑雖有劇易之殊而將
施之政必有緩急之序他日吏稱其職而實稱其名
必矣漢之三[illegible]而賦戒行有期予[illegible]

贈言重以同年程君廷臣之命於是乎書

送子欽兄南歸序

宏別從父伯兄子欽六年于此矣凡頃從仲父復菴先生至京與宏處數月怡怡如也無緣祖母太宜人即世凡為宗子當承重又將別宏而歸因顧謂宏曰吾宗之起自王父樂菴公始公志大而遂賴復菴先生與而父五峰先生克繼承而充拓之說詩書敦禮讓惟先人之忝是懼故復菴先生起家進士官至大夫啓封備服貤榮考妣五峰先生累於家政則吾弟代為之早登大魁驟膺封典今二父之志愈大而遠所

以繼承而充拓之者將不在於吾與吾弟乎吾歸矣弟其開我以自脩之方示我以速化之術毋曰切偲非弟責也於是宏再拜上手進所欲言宏聞諸古人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竊以其成終非難難乎其繼繼之非難以不知學之為難耳人苟志於學焉吾知猶徤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如是而墜其宗忝其先豈有之乎何則孝弟之行於家信讓之行於鄉仁義之達于邦國措于天下其說皆具諸簡冊通乎古今非學莫之能察莫之能躰莫之能自異於衆人何由而亢其宗耀其先也自

從之方速化之術如是而已舍是吾無以為吾兄告矣兄若曰時過而後學恐勤苦而難成則宏請以古人之事告焉若皇甫士安出後叔父年踰二十遊蕩不學或以為癡其所後叔母任氏因事督教對之流涕士安感激勤學不怠遂博極典籍百家之言人反以書淫目之則學之晚成者在晉固有之矣蘇公明允少不喜學鄉閭宗族皆怪之至年二十有七始大發憤閉戶讀書為文辭及舉進士茂材異等皆不中又取所為文焚之益大究六經百家之說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一時學者皆取以為師法則學之晚成

者在宋固有之矣士安終身田里明允官止簿尉然人以二子至今知晉之安定有皇甫氏宋之眉山有蘇氏而漢之太尉嵩唐之長史昧道有後人則所以尤其宗耀其先者誠貴於學非必都高位饗濃祿乃能尓也今兄之為人後類斗安所後母張夫人賢而喬教類任氏凡發憤之年又類明允苟確其志而不變則所謂發之遲而得之精者又將於兄見之二父之志可以繼承而光拓之矣吾宗由此而碩大得下並於古人也哉質諸復菴先生先生曰然遂書以為兄贈

送梁惟義任福建參議序

今天下藩臬惟閩與浙於常員之外特設參議副使各一人以專理銀冶而賜之璽書盖徵斂有額開閉有禁國計之嬴縮民情之便不便繫焉事至重也聖天子即位之元年吏化善治凡内外百司皆罷黜其不能而以能者代之維時閩藩右參議員缺吏部以梁君惟義往當其任梁君由進士初官工部改刑部歷員外郎中嘗奉命按獄于外者三民不寃呼盖廉明仁恕足以濟事而澤人也及是命凡知君者莫不稱道以為得人同鄉蘇君伯誠輩知之尤稔喜之

尤切乃來徵予言為贈夫理財所以足國而必先于養民蓋國課不可虧然山澤之利其生有限苟民隱不恤而必取盈吾未見財之能理國之能足也語曰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經國者可不以恤民為先務乎吾嘗有所感矣吾信之永豐故有銀冶實與浙之溫處鄰溫處之豪每負課輙來盜採擾及雞犬追捕之而倍倍拒鬬大為一方之害以予觀之是豈浙民之得已哉地利既盡而民力既窮理其事者於恤之之道容有未講耳閩之建山複嶺與浙隔其地利之有時而盡民力之有時

而窮當不異於浙也理其事者寧可不先事而為之所戒昔劉晏之為度支使也以為户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經國嘗以養民為先凡雨雪豐歉之狀糴糶貴賤之宜蠲除救助之數莫不知之詳而處之當行之既久户口蕃息而賦入倍增故國用自充而民不困斃渠君果能推而行之未必無補於萬一矣憲副劉君述憲予鄉之望也於君為同事其於斯言亦必有所取乎

送羅景遠歸盱江序

盱江羅君景遠同年庶吉士景鳴先生之弟也景鳴

之學駸駸乎子產張華之博雖欲傲之以所不知而不能其所為文辭必已出不為漁獵剽竊計盖有意乎韓愈之奇樊宗師之澁非三四讀不能以句游太學名聲籍甚既而試京闈遂褎然為舉首明年舉進士輒占上第選入讀中秘書文名愈益盛同輩多推服焉予謂旴江之秀當萃于景鳴矣無何景遠来省兄京師予胥晤焉目其貌肅而温耳其言質而不俚與人交款款有誠久而不懈予閒與景鳴語古今事景遠輙從旁酬荅識其大意而於青烏之術尤得其精盖所謂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者何其生質之美

何羅氏之多賢也或謂榜中兄弟同年者凡四姓以景遠之美質使少加問學其聯青陟華特易易耳而布衣韋帶顧與齊民伍以是為景遠惜予曰不然孔子不云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今景遠篤于其兄友愛天至長枕大被相從以居而景鳴無羈寂之情幹蠱克家井井不紊而景鳴無仰事之累凡景鳴得以專志於功名問學以成其遠者大者皆其助也則家政有可稱者矣又何必爵位之兩崇而後為貴哉景遠將別其兄而南還車馬有行色同年各為詩贈之而懇予為序云

送訓導尹君廷禮之上高序

儒有之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所謂嚴師云者非特上之人盡崇重之禮而已蓋必有自重之道存焉國家建學立師非一日矣迩歲廷臣患學職之太輕而師道之不立屢請廣進用之塗以寓激勸之意初議師能盡其職者六年得仍就試春官比欲振拔淹滯凡其任滿謁選者復聽與監次銓曹之士合試而超遷之茍學行可稱而其職不廢往往寘在高等以為郡佐邑長亦崇重之[illegible]矣不知任斯職者果知自重乎否也夫家

傑之材卓有定見必能正身化俗講學明道盡其職分之所當為無俟於激勵也中材之士可導而上下則因是而自勵者固宜有之下此或嘆老嗟卑或貪榮慕進而於興學育材之事漫不加意是烏知師道之重乎東莞尹君廷禮明春秋之學領成化丙午鄉薦今年試春官名在乙榜於是得為上高縣學訓導訓導分齋以教士其責視掌教者為稍專其課績亦惟較其所教以為殿最非若掌教者得泛然以為功也故士非甚不得已未有樂為之者然亦顧人之自重與否苟知自重之道則雖淹簿尉滯筦庫猶足以

盡心所事而獲上下之心况為儒官有教人之責者
哉廷禮茲行欲資禄以養其母蓋急其所重不屑屑
於名位之尊卑推此以往必能知教人之本於以正
身化俗講學明道師道有不尊者哉若夫進取之利
鈍則係於天君子脩乎在己以俟乎在天者而已不
可汲汲於斯而因以怠其職也進士錢君明道與廷
禮遊邑庠為同葦舉鄉邦為同年因其行也来徵贈
言予故以自重為廷禮贈云

送司訓王丕績之孝豐序

天下之職似卑而尊似易而難者惟師儒為然今世

俗之所謂尊而難者如守令如藩臬如臺諫如舘閣如公卿是已師儒之所教僅弟子員數十人無綏撫守牧之責所護視者維廟學祀典圖書服器而已無簿書期會之煩其俸入不足以贍其私而徒御不足以供其役無紆朱拖紫前呼後擁之榮誠若至卑而易處矣然而世之為守令為藩臬為臺諫為舘閣為公卿者其始莫不漸摩作養于庠序之中而其人之賢不肖其事功之高下則係于師道之興廢何如耳是則師儒之職果卑而易哉特世之為師儒者既不知自是自軌而上之人亦莫或以是責之其以為卑

而易者亦宜也故予嘗論之治天下者必尊師道而難其人使漸摩涵養之有方則由是出而為世用者庶幾乎其皆賢矣廬陵王君丕績由太學生拜湖之孝豐司訓其鄉友劉君文煥欲予言贈之且謂丕績故相國文安劉公之甥今宮僚宣溪王公之族子也二公以文章道德為廬陵先後之英丕績日從之遊其學問之精通操履之淳篤必可以師于人然則所謂尊而難者丕績宜知之予何言然師道廢久矣使予言之而丕績勉之豈徒然哉昔胡安定之在湖學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

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行之數年東南之士崇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故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于世用師儒之職尊而難此其喩也後之言師道者舍是其誰法也況考豐為湖之屬邑其流風遺韻危可尋遂丕續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師道之立人材之盛豈昔之然而今之否哉

送余孟輝為衛輝郡博序

黃門進賢季君本清予同年也一日詣予言曰吾友余君孟輝生同鄉學同業游同庠自髫齔定交至于今不衰頃孟輝命乘數奇抱負利器屢進屢屈今茲

以太學生簡任衛輝少慱有為人師之責予喜其志之少伸而惜其才之小就也將求吾子一言以紓交情且曰益輝之志行純篤才識超卓將於為人師也無愧吾子幸無惜辭費使益輝之賢不彰于人予於益輝雖素昧平生聞本清之言信益輝之為賢矣信其可以為人師矣本清之為人端厚淳懿蓋周勃張相如之流其於揚善必非大言以誇人者而本清薦于鄉取解首升于南宮占上第用於朝為諫官華實相副而聲聞日隆考其淵源所漸則麗澤之益蓬麻之助益輝有焉然則益輝推所以友于人者以為人

[illegible]亦何難哉然予聞古之君子[illegible]賦之[illegible]畢[illegible]度其能之稱否故隨寓而安居官可紀而今也不然夫職任師儒者往往嘆老嗟卑視教化爲文具[illegible]陋儒之所以不立而人材之所以不古者也以益[illegible]之賢其所見必遠過乎今之人惟指勵其志[illegible]與行益充其才與識使行道克立于人之[illegible]則[illegible]之人材未必不勃然而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前之永載筆者豈無其人哉此固本清徹言之意也遂書以贈之

送[illegible]君翼如爲[illegible]府推官序

今制天下郡守而下有貳府有通守理民與事而訟

獄之決則推官專任焉比歲以來貳守通守惟以曹監屬之而推官出甲榜者常十八蓋重夫刑也專而重則任之者亦難其人矣同年共君以名進士出爲某府推官予忝有年好當有言贈不容以辭惟刑之重於天下也久矣刑猶藥石以伐病非人之所欲然而養生亦不可廢刑罰以弼教非治之所尚然而治世亦不可無故刑有道焉法之所必誅雖瞽瞍殺人皋陶不得而赦罪之所必赦雖逆民犯蹕文帝不得而誅然亦顧其任之者何如人耳愚嘗竊觀古史傳所世務竊嘆夫典刑獄者不寬而縱則猛而殘寬者

[illegible]于姑息奪於富威則攢皮而出羽網或漏於吞舟
矣[illegible]者溺于私情流于刻骨則洗垢而索瘢政或苛
於猛虎矣是二者之所為皆過也任易豊之象曰雷
電皆至豊君子以折獄致刑言其明而動也噬嗑之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言其動而明也嗚
呼如電之照如雷之威則明足以辨疑動足以除惡
尚何寬猛之失中也哉君行矣慎毋以州郡為徒勞
之官以法律為仁義之趾於其明而動者勉焉於其
縱而殘者戒焉昔黃霸變俗吏之酷宣帝聞之召以
為廷尉正錢若水辨富民之冤大宗聞之擢以為樞

審副今　上龍飛循名責實考治慎刑二君不及焉
不免之聲者微聞于冕旒之側則高爵秉禮如之先
大夫以名進士為司空亞其兄以名進士為司憲屬
其族屬科目官郡縣者累累若貫蓋世宦之族也昔
黃香子瓊隨侍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出職達練官曹
今翼如承世德之懿其於親民倅也必知其照矣其
尚盡盡乃心　今天子龍飛在天厲精庶政固邦本
也必郡縣是先計吏治也必守令是重他日璽書勉
勵而增秩賜金者惡知其非翼如耶

于嘗泛觀天下之物莫不係於所染絲之素者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絲有染也草亦有染蘭槐之根為芷其漸之脩庶人不服君子不近其質非不美也所染者然也非惟草有染也人之言亦有染生於齊者不能不齊言生於楚者不能不楚言齊楚之人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有不係於染乎非惟言有染也俗亦有染甌越之人文身錯臂大吳之國異齒雕題各習其習染使之然也非獨俗有染也學亦有染堯染於君疇舜染於務成昭禹染於西王

國易染於成王伯文王染於時子思武王染於虢叔此數君者所染當故功名蔽天地周之末孔子有德無位為世宗師其染大而遠語曰冊之所藏者亦漆之所藏者黑則其於染也亦慎矣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咸遵其業而潤色之若子思學於曾子孟子學於子思公孫丑萬章學於孟子皆所染也當也當是時老聃莊周列禦寇墨翟禽滑氂荀卿之徒曰師曰弟子各以其術染然惡紫之奪朱矣漢之世若田何伏勝申培轅固韓嬰高堂隆胡毋子都瑕丘江公董公仲舒之徒各守其經以染者也下及魏晉氏則染

於清談自隋以降則又染於詞章矣唐之學者不聞有師有輒譁咲之以為狂人獨昌黎韓愈抗顏而為師學者靡然後歸於正然猶未能脫詞章之餘染也浸淫至于趙宋故染猶存安定胡瑗者出始倡体用之學以染其徒其徒染之散在四方者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下及周子二程夫子張子朱子又從而光大之染其徒以性命之學淵源所漸徧及海內孔孟之道賴以復明當染之功亦不可誣也近世以来若許衡之教人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孽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其於染亦幾矣令之

為學者不知其所以染果當矣否乎雕蟲篆刻者或染於浮華尺趨繩步者或染於迂濶咒訾衆朝者或染於便佞突梯滑稽者或染於柔四若夫豪傑之士則亦自拔於流俗者耳而世之人於染忽焉顧乃輕付之人亦獨何哉樂君之教於其邦也有染之責其烟兄周君甫敬儆言以贈故吾以染之當不當語之於戲樂君其慎之哉其慎之哉

送節推韓君敏民復任南安詩序

韓君敏民博學能詞而勤慎朴茂溫厚之君子領己卯鄉薦試春官以不利就職久之拜而安節推南安汀

左劇郡也與嶺南壤地相接其民喜爭訟而政尚惠文號為難治君至持廉布公勤於職任不峻不弛已而嚚者革心暴者畏法獄簡而民以安上下交口譽之曰良有司也既六年考績上天官曹天官書課以最然拘於年資例復故任而陞遷之典未及於是時將辦舟南還其鄉人繪圖賦詩以贈之大史涂君邦祥輩復徵予言為序予不能辭惟用人致治之法莫善於久任漢文帝之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故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而海內富庶興於禮讓宋元嘉之治見稱後代亦以守宰

以於其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故也今日黜陟之法上師唐虞以三考為當可謂善矣然法久或玩比者守倅而下不免驟遷數易之弊此有志於啚回展布者不能不為之慨嘆也且以韓君才行之優政績之美雖超遷以寵之可也然君於南安既諗其人情諳其土俗而郡民於君亦服其條教信其恩威譬則赤子在襁褓之中而可遽奪其保母哉故茲行於君似為少屈而於民則幸矣君其益堅所守益懋厥事使美譽有加則旌擢之典亦豈能終吝也耶於是乎序

贈揭陽許觀役滇陽訓術序

和一人以敬天勤民為首務必慎必詳罔或敢忽故必
命羲和以曆象授時之事而必分命其仲叔使頒布
考驗於四方蓋以不如是則無以致其勤敬之心恐
術之遠天而玫之失時也國家稽古建官置欽天監
於京師以司推步占候之事可謂審矣而天下府州
縣又各置陰陽學學有專官官在縣為訓術統生若
干人使通於推步占候者任之蓋先王命官頒布考
驗之意實寓乎此豈不為重矣武廣左潮州之揭陽
縣頃者訓術員缺縣大夫以邑子許觀名上天曹天
官曹試可遂授以職今文選郎中吳君敬昆實揭陽

人而觀又吳之自出吳公甄列流品隨材任用雖違且疏者必知其賢而後用之况近而親者乎則觀之能賢於人而能稱其職以上体敬天勤民之意儻可知已夫官無崇卑惟稱職爲賢乘田委吏以大聖人居之猶必盡其心焉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而已矣况陰陽之職有係於天人之重而所任之者下於聖人萬萬矣昔史遷謂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觀歸能破拘忌順時序以導民事俾因生民收藏之理脩作訛成易之政而無玩歲愒日之弊焉則於職爲不負

[illegible]同年進士翁君存道與觀有同鄉之雅甚非[illegible]
[illegible]而悵其將歸也因過予請贈言予故書此以道其
也且勉之云

送潮州推官曾仁甫序

曾世望大和以科目仕州縣者累累有之仁甫尤傑
然可敬學有經法而材足以任事嘗以南京水軍衛
戎籍游應天府庠領成化甲午鄉薦項者謁選于天
官曹其四事皆在優等因授潮州府推官推官為理
刑而設凡一郡之獄訟曲直皆取決焉其職專而要
仁甫由科目而遂得之可謂榮矣然天下之事惟刑

為要曲直之間可以生人可以殺人苟決之或失其平則其冤將有所歸居是任者欲職舉而刑當者不亦難哉先正有言古人之論政以寬為本而今也欲嚴猶古樂以和為主而今也欲淡蓋以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而所謂和者乃淫哇也故理官之於刑亦必以嚴為体而濟以寬則人知畏法而刑可清矣蓋民生有欲而強弱不一必至於爭且亂聖人為之刑所以折其欲治其爭使不至於亂耳則不以嚴為本

有力者怵我以威有財者誘撓以利請寄苞苴紛於吾前法不能執而曲直或失其平無罪獲戾有

罪獲脫非惟民有寃心將犯者日衆而刑不可勝用何者民知法之不足畏也今天下承平既久人懷苟且之心政多縱弛之弊往哉仁甫苟能以嚴爲主不怵於威不誘於利焉則不必深文峻比以刻爲明而刑罰自得其平矣有其祭而無其難將不在於此乎君將行潮之人士謀贈以言而予同年進士謝君有容來致其意故書此以見刑之至重而不可忽云

贈瘍醫朱君銓序

凡小道之可觀者貴於專專斯精精斯驗不專精而能取驗者鮮矣養叔之射遼之丸秋之奕輪扁之斲

庖丁之解牛公孫大娘之舞劒皆精絕一時足以潤身而適於用無他專故也夫此數端皆小道中之無益者然非專猶且不可况醫乃人之司命不專可乎故周禮醫師所掌有主夫疾痛者主夫瘍者有主夫食療者亦各專其職而使治之然後責以十全之效焉以是觀之則醫之貴於專也審矣貴溪有朱君銓者於醫之諸科一無所兼獨治瘍之法父子兄弟得其肯綮世守其業不遷針砭所加應手取效百不一二失所謂專而精者歟頃家君病癰諸醫不能治勢甚危迫惟夏醫孟厚者以爲可藥日投內補之劑而

外攻之術則猶未盡時漳守汪公聞之因以君薦邇

延䮕書召之既至分庭抗禮未及那遂語君以所患

君其可治與否君曰是雖稍進然猶可為也入閤冷

視取囊中藥屑傅四周而以紙納之且謂其中有積

聚如筋者明日當隨紙以出出則瘡乃可斂詰朝導

以紙果得如筋如指者數寸自是雖數易而癰漸愈

君之功也昔扁鵲得長桑君懷中之藥飲以上池之

水旬月後有所診候能盡見五藏癥結今君之奇庶

幾類此不亦可以為難哉君貌朴言質不能取名惟

傍近數十里知其能則往來之稍遠已無識君者爾

家君乃以為善之報因太守公而獲濟於君予安能忘哉爰叙此以贈使凡抱痛者因予言而知君之良從而訪焉則不獨一人之幸矣朱君之醫仁者之術也太守公之薦仁者之心也然則予之斯言蓋欲体公之心而廣君之術云爾

送永豐邑庠少博曹君秩滿之京序

浙之奉化曹君錫之其先世有名宦以詩書禮樂望於鄉郡錫之明敏敦慎博通經學故能使其芳潤不衰蓋舉於有司者屢矣竟以數奇弗第及升之太學送拜命來貳永豐教事至則謹模範公勸懲循循然

以□慼為主不效今世人之嘆老嗟卑苟且歲月之

□士類薰其德而化之率知以文行自勵賓興論秀

□□之人吾所及知者今黄門周君仲禮學優器偉

□雅莊重之質可敬可愛問之則錫之素所器許將

登於籍而以為功者也若錫之於為師亦可謂無愧

矣是歲秩滿北行有期諸生及邑之人士與善厚者

樂其遷難其繼而不忍遽視其別仲禮乃遣其從弟

環偕程君傑來屬予文贈之予不能辭也惟治道以

育人材厚風俗為本故有天下者必崇學校聯師儒

使與賢俊之士講論刮劘養成其德器材質於以布

之周行移風易俗以爲仁厚之歸而後治道可興也然世變日降澆僞日滋竊觀今之居學校以師弟子相稱謂者特名存焉耳横經者倚席不講視弟子員如浮萍而執經者亦視其師長如塗之人然甚者操戈入室群起而攻之雖自叛名教不以爲耻蓋忠厚之道在端本澄源之地已無足觀况其餘乎况望其能善俗以興治乎今錫之能以師道自立無求摸不範之譏而其所以教人又有出於月書季考之外茲其來也而人化之其去也而人慕之非惟足以見則之賢而是邑之[illegible][illegible]趨於厚亦可以占知矣大者

樹厚俗乃先王建學之本意而錫之無愧於此不亦可以為難哉錫之由鄉而去將需於銓曹試於館閣其課必書上考其文必置高等則陟將愈崇所施將愈大而人之愛慕者將愈多也此固諸君之傾望於錫之者尚勉之哉

送京衛副千户翁昭孫侯悅吉歸德興序

孫望德興悅吉之大父歲寒公以永樂乙未進士歷官至大司馬正統間屢平閩浙巨寇勳業赫奕為將名臣其長子司訓葵軒公文與學能世其家然屈於甲科僅持教鐸葵軒之仲子冰壁翁復以成化壬辰

進士歷官至大冢宰贈葵軒為南京兵部尚書而其繼母王在堂得授封夫人之 誥祖孫八座先後相望百年以來海內縉紳之家鮮有儷者悅吉即葵軒之叔子冢宰公之令弟也冢宰公既引年得休王夫人乃始棄養時值濠構亂

[illegible]南巡勢不敢以 卹典請去秋悅吉乃與其同產敎吉從子東白謀曰吾母以吾兄之貴例有 卹恩褒以時變後吾心缺焉今幸

聖天子在上敦崇孝理請可緩乎遂治裝比上與其兄養正翁之子直閣孟陽謀疏祚綴之有司[illegible][illegible]

詔葬如例遣有司諭祭于家君子曰悅吉於是

乎可謂孝矣會工部方將營建　西宮議有能捐貲

助役者並所入授之武級悅吉曰吾聞卜式在西京

以佐國費稱長者吾世荷

上恩享耕鑿之利幸有羸餘鄉鄰以急告尚欲濟之

況國乎乃入貲若干拜京闈副千戶君子曰悅吉之

心所存如此非勉於為忠者能然乎抑然又有惜之

者曰悅吉生名家負才智濡染詩書明習世務使其

拜真爵效一官於文可為司牧於武可為干城乃祖

乃兄之器業勳階宜可馴致而頼老于布韋隱乎鄉

幷敍厥幹局施之一家今雖因事效忠榮受爵級然徒困雲衢不得措之行事譬則千里之驥老於伏櫪刷燕秣越之技無所用之是豈悅吉之所甘心焉者其予以爲人之志各有適而其才各有用古所謂逸民高士不必顓顓以馳騖衆祿爲能也稱于家爲賢子弟譽於鄉爲善士德足以立其身行足以範其俗則亦無愧於平生矣今悅吉承其先人之訓勉爲孝弟忠信以太振其家聲則雖不以吏治戰勣[illegible][illegible]一時然亦成名立德與古之逸民高士豈甚相遼絕耶兹豈不足以爲名家重耶況與[illegible][illegible]方以諧小[illegible][illegible]

學才良質美所進未可量悅吉之所欲為而未遂者安知其不大發於後耶聞者以予之言為然會悅吉南歸遂書以贈之

[illegible]憲公摘稿卷之十終